

干菜小姐与臭豆腐先生的爱情

□史玉清

干菜小姐是菜桩老爹和菜籽老娘的心事。

干菜小姐年轻的时候，虽不出众，但也有几分姿色。怎奈族中姊妹众多，笋嫩茄香，这亲事忙完一季又一季，因而菜桩老爹和菜籽老娘也没顾得上她。待萝卜青菜，也都各自找到了所爱，干菜小姐忍不住轻声叹息：那我怎么办？

于是，干菜小姐被菜桩老爹和菜籽老娘连哄带骗穿上清纯的塑料裙，到市场上参加各种相亲。

有时候安排在超市，干菜小姐裹着银光闪闪的性感铝纸套装，与香菇小姐、银耳小姐、红枣小姐们，同红酒、牛奶、可乐这些海归见面。

终究良人难觅。

牛奶娶了红枣，可乐携薯条私奔，红酒与牛肉有了一段情。

干菜小姐夜里揽镜自顾，脸色枯黄，韶华散尽，风韵不复。惆怅。

臭豆腐先生的出现像是一个梦。他给干菜小姐写青砖黛瓦的情书：年轻时最贴紧土壤，衰老时最亲近阳光。为了你，日光倾城。他还写：我若爱你，不仅爱你翠绿欲滴的模样，更爱经年后你褶皱里的芳香。

从来没有有人这般赞美过干菜小姐，即使年轻的时候，蜜蜂与蝴蝶也没捎来这样的问候。

他们差点儿就好上了。

差的这一点，来自臭豆腐家族的反对。

臭豆腐的大哥，大臭豆腐娶了“倔酱”的红辣椒，为了红辣椒不惜上刀山、下油锅，组成了“油炸臭豆腐蘸红辣椒酱”五好家庭。

臭豆腐的二哥，二臭豆腐入赘水芹家族，“凉拌水芹豆腐干”是远近闻名的模范夫妻。

臭豆腐的三哥，三臭豆腐与青椒早恋，虽年轻气盛，时常吵架，也修成了正果——“青椒炒豆腐”。

自由恋爱之风刮到小臭豆腐这儿，却不知怎地，行不通了。

干菜小姐上豆府拜访过一次，遭了些脸色，大抵是菜族贫寒，门户不当，干菜小姐又年长臭豆腐先生多岁，婚姻不会幸福。言语间还有些暗示，干菜小姐是个“黄脸婆”，配不上相貌俊朗一肚子墨水的臭豆腐先生。

小臭豆腐舞文弄墨时尽显风流，一遇到父母之命，却没了主意。那日臭豆腐先生将干菜小姐送到豆府门口，一路两人默默无语，干菜小姐折身离去，臭豆腐先生亦无挽留。

伤了心的干菜小姐再去相亲，眼光就放低了许多。“他臭豆腐家族不是嫌我出身贫寒么，我非嫁个有钱人给他们看看”，这一赌气成就了暗恋多年的五花肉大叔。

你问他们婚后幸不幸福？不如去吃一盘“梅菜扣肉”，尝尝里面有没有家的味道。

微观

○ ○ ○

转换成愉快

dhandi

一女士上了出租车，愉快地望着窗外。当出租车来到一个路口，有一个男孩在街对面走得难以置信的慢，慢悠悠拖着他的时间，吸着他的烟。的哥开始自言自语，然后蔑视地破口大骂。女士咯咯地笑着，说：“师傅，这挺令人愉快的。它看起来像一幅画，你看男孩在阳光下，无忧无虑，似乎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看着呼出的烟雾！”

司机看了男孩一段时间，然后报以笑声。就这样，你可以把一个悲观的图像转换成一个愉快的例证。

不能不珍惜的快乐

小牛

一年一度的英国旅行快走完了。不看哈利波特福尔摩斯唐顿庄园，甚至连英国历史都搞不清楚的人也终于来到了这里。伦敦眼伦敦塔桥海德公园以及剑桥的各种学院告诉我，童话里的故事不是骗人的。13小时的航程很长，10天的假期很短，难熬的长和尽兴的短，都会义无反顾地迎来结束，于是，世上有了一种不能不珍惜的快乐和我不必在意的难熬。

物是人非

林日文

新年回来上班发现保安都换了，原来亲切可爱每天都愿意帮我开门的大叔换成了面无表情的王朝马汉。每天早上来办公室灌热水倒垃圾扫地、有时候躲在茶水间聊天、看见我们进去就害羞跑开的保洁阿姨不见了。食堂从6块两荤一素的简餐变成了14块假裝高大上实际口味没什么进步的自助餐。早上路过单位小卖部发现停业了。

物是人非。小时候在课本里学到的成语，一个一个变成了生活里的现实。

人生苦短

minmin

前几天碰到一个朋友，他说始终想不明白，人和人之间为何要用拉黑来作为告别，老死不相往来有必要吗？我不仅理解，也曾这样做。人生苦短，连母亲人都来不及爱，就不需要让无关的人事来占领你我的生活了。过去亦过去，未来有来者。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2@126.com

父母生日是几号

□陈兰兰

周末闺蜜张蕾兴高采烈打来电话，说她荣升为公司副总了，请我们大学一个宿舍的几个姐妹小聚。

一见面我劈头就问：“小样，老实交代和老板什么关系，公司多大规模，待遇如何！”她说和老板并不认识，总公司6000人，分公司200人，年薪底薪10万加提成，送一辆15万的车。我和几个同学都惊讶到了极点。

“我是在人才市场报的名，当时只要求填了自己及父母的姓名、联系方式和家庭地址，然后初试是填一张问答卷，问题很简单：你父母亲的生日分别是几号？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分别是什么？凡是答对的就可以是公司的员工了，初试就这么简单。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不知道。”

上大学时我们同在一个宿舍，知道她9岁时就在家扫地刷碗，13岁时开始每天必做晚饭，上大学后每周都给家里打电话，雷打不动。参加工作后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都寄给了父母。以前我总是笑话她，如今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可笑。

忘了带钱

□于美贤

早晨的农贸市场，买菜人熙来攘往，一位古稀老人来到菜摊旁：“你好！这芹菜嫩不嫩？”卖菜的是一位花甲老人：“挺嫩的，就称这一把，四元！”

古稀老人一摸左胸，“呀！忘带钱包了。”这才想起前一天上街穿的是一件羽绒衣，钱包在羽绒衣内的口袋里，平时和老伴一起去菜场，自己带不带钱无所谓，今天老伴去癌友协会集体活动，临走关照买芹菜和河虾，怎么忘了带钱呢？正犹豫着，花甲老人说：“不要紧，下次再给！”古稀老人说：“我还想买点别的。”

“那借你一百元够不够？”“不要那么多！”古稀老人琢磨河虾二十多元一斤，买六七两就可以了。“那就借十六元吧！连芹菜一共欠你二十元。”

“好哎！”“等我把菜送回家再来还钱。半小时后，古稀老人又来菜场，把二十元钱交给了卖菜的花甲老人：“谢谢！”“你怎么这么急，还多跑这趟路。”“应该的，不还了我心里不舒服。”

古稀老人和花甲老人并不知道彼此的名字，但凡来菜场，古稀老人第一个光顾的就是花甲老人的菜摊。但凡见到古稀老人，花甲老人总是老远就打招呼：“早啊！今早买点什么菜？”两位老人用朴素的商海友情诠释着“诚信”二字。



《幽会》木刻 [瑞士]费利克斯·瓦洛顿

青石街 8号
NEW SUPPLEMENT

有关南京的想念

□庄子煊

普希金曾经写下一句美丽的诗：那过去的一切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生长在南京，朱自清先生笔下如“古董铺子”一般的老南京常常让我想念。

小时候，外婆总爱带我去南京各式各样的公园逛，那时的日子过得真慢，旧时的公园别有一番味道，你可以花一下午消磨在古林公园禅幽的山寺、绣球公园神秘的马娘娘脚印、莫愁湖公园绮丽的神话。那时候的公园里总是游人如织，特别是闲暇的双休日，公园里真的是人山人海，至于春牛首、秋栖霞的游赏好时节，更是摩肩接踵。时至今日，随着高楼的林立，南京多少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公园卵石小道上的人们都走上了柏油马路，古刹旧亭前的

人们也步入了购物中心。人们从城南秦淮河畔的老城南更多迁徙向了城中的商业区，而那些曾经熙来攘往的公园，如今已是门可罗雀。

人们提到南京的建筑，总会想到中山陵、总统府，乃至国民政府海军司令部的旧址这些民国风格建筑。时代改变，科技发展，这些旧建筑逐渐失去光辉，同样的高楼，同样的霓虹灯，同样的方正街区，南京的建筑已宜乎众矣。

日子过得越来越快。下关，这个充满历史感的旧城区，从明代朱元璋建都南京便开始流传的南京地名，近年来亦被废除，合并入了北京有、西安有、南京也有的鼓楼。

六朝古都，依山傍水，虎踞龙盘，想念这座古城里本有的闲散阳光。